

# 指冷丝弦吟怨曲，声翻经典响新雷——评弹《雷雨》的艺术魅力与文化价值

毋丹

曹禺先生百年诞辰之期，苏州评弹团献演了评弹版《雷雨》。对于书场老听客，这或许不过是添了个新书目；但对于熟悉和喜欢《雷雨》戏剧观众与文学读者来说，话剧经典如何用传统曲艺形式来演绎？三弦，琵琶，吴侬软语，如何对接雷雨般的心灵轰击？却不能不让人心生疑惑。疑惑的同时还有担忧、甚至怀疑。急功近利的当下社会中，已经屡见不鲜的是，一次次“改编”抑或“重释”的名义下，经典不断被歪曲、被游戏、被贩卖和消费。由于《雷雨》的无穷魅力，由于北京人艺几代艺术家堪称经典的舞台再创造，评弹《雷雨》必需要有杰出的艺术创新，哪怕是优秀也是不够的。粗糙恶劣的文化艺术环境，在滋生浅薄的同时，往往也会逼发出特别严肃、特别认真的艺术审视眼光。苏州的艺术家和学者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事实上，他们取得了成功。北京戏剧界和学术界给予了高度肯定和好评，更为重要的是，在北大、清华，在曹禺的母校南开大学，以及苏浙沪各所大学校园里，评弹《雷雨》一次次激起雷动的掌声。评弹《雷雨》的成功，来自于对原著艺术灵魂的深刻把握与深入开掘，以及在此基础上创造性的剧情整合，并充分发挥了评弹的表演优势，真正实现了雅与俗的融通互动。无论对于经典改编，还是传统艺术的现代发展，评弹《雷雨》的实践都是具有重要示范意义与启示性的。

## 一. 繁漪的再发现：美丽灵魂的挽歌

曹禺在《雷雨·序》中说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话剧《雷雨》要表现得主题是具有强烈个性解放精神的繁漪对象征封建专制主义的周朴园的反抗与斗争，可以说繁漪是体现作品戏剧冲突的关键。弹词《雷雨》仍将戏剧冲突的重点放在繁漪身上，但并未着眼于阶级对立与抗争，而是将戏剧冲突的中心从寻找悲剧制造者转移到对命运的拷问、对宇宙的思考与质疑。故而弹词《雷雨》中的繁漪相较于剧本中“果敢阴鸷”、棱角分明的繁漪，则多了几分柔美，添了几丝人情味。从《山雨欲来》到《骤雨惊雷》，弹词有层次地刻画出繁漪从“梦迷”到梦醒”、终于“梦灭”心理流动过程，充满活力的美丽灵魂随着爱的逝去，逐渐走向死寂。

繁漪始终在寻寻觅觅，却不知在寻觅什么。其实，她就是在寻梦，寻找铭刻在心底的那段与周萍相知相恋的记忆。她是那样渴望永远留在那个美好的梦境里，然而内心的希望却被一点点浇灭，绝望的繁漪点燃了那把曾经视为生命的团扇，扇子烧了，梦碎了，心也死了。她也曾有着“美丽的

心灵”，只是命运的残酷、世道的不公让她一颗炽热的心逐渐冷冻了，而当周萍让她的心慢慢融化、并重新点燃生的火苗之时，却又当头一场骤雨无情地将其浇灭。哀莫大于心死，而最悲哀的不是心死，是将死了的心救活，却又用剑刺、用刀剜，再度让它痛死。《山雨欲来》中，尽管繁漪已经隐隐感觉到了周萍要远走高飞，而且撞破了周萍与四凤的私情，但她仍沉醉在旧梦中，对自己和周萍的感情充满信心，她相信自己能用旧情挽回周萍的心，直到在夜雨中听到周萍与四凤互诉衷肠，才明白周萍的心已经不在自己身上了。大雨浇醒了陷在梦中的繁漪，她却依然不愿就这样醒来，只是不顾一切地想再续旧梦。弹词《雷雨》中的繁漪总使人联想到越剧《情探》中的敷桂英，一般痴情，一般爱得炽热、恨得激烈。敷桂英鬼魂“行路”时，想到王魁“在那绣帏罗帐成双作对”，自己却孤孤单单，凄凄切切，千里魂飞”，不由得“心血如沸”，种种心酸、委屈、不甘涌上心头，恨不得立刻追魂夺命，捉王魁去“神前服罪”，临到相府却又有不舍，故而“三探试真情”。桂英去汴京，不是为了“勾魂”，只是想去找一点心灵的慰藉，她只希望王魁存一分人性、念一丝旧情，她在给王魁机会，也是给自己机会。同样是带着“最不忍的恨”的繁漪，跟踪周萍并非为了“捉奸”，而是去探听，探听自己希望得到的消息，希望四凤听从母命拒绝周萍，心心念念只想跟周萍再续前缘，最终却见到了最不愿看到的结果，素窗内外，一面温情脉脉，一面冷雨凄凄。痛到极致、恨到极致的繁漪一见到周萍，却只会落泪了。桂英自缢前在海神庙哭诉，不住地问天敌神灵：“我该受人家欺侮的吗？”繁漪呐喊道“一个女人不能受两代人的欺负”，两个如此具有自我意识的女性，竟然为了留住爱人，都愿与人分享爱情，敷桂英宁愿做侍妾、做奴婢，只为日夜相伴王郎左右，繁漪竟然愿与四凤一起跟着周萍离开。“情深妒亦真”，都说爱情是具有独占性的，若非至情至痴，断难包容如此用情不专。从“妒”、“恨”到“忍”、“退”，繁漪从梦中醒来，却不愿面对梦醒的事实，只愿痴痴地守着残梦。如果说“梦醒”后的繁漪内心还有一丝渴望，周萍的话则将仅剩的残梦连同繁漪已经千疮百孔的心碾得粉碎，她彻底绝望了。

繁漪有自己的傻，自己的痴，她的感情容不得一丝杂质，内心深处对爱的渴望如此强烈，以至于她敢于做困兽之斗，拼一个鱼死网破。弹词《雷雨》增加的情节中繁漪与周萍定情的那把团扇上画着“在幽闺自怜”的杜丽娘，繁漪的身上的确带着丽娘的影子，同样是“情”的化身，同样被困在一座庄严肃穆到让人窒息的深宅中，虽然每天锦衣玉食，但没有人理解她，没有人关心他内心的想法。繁漪像一只金丝鸟被周朴园所在笼中，没有机会接触除了周家之外的人，终于周萍出现了，懂文学、懂艺术，最重要的是明白自己的心，“脱水荷花”受到“阳光清泉”的滋润再度怒放，她把周萍引为知己。表面“文弱”、“哀静”、“明慧”的繁漪，心中却积郁着燃烧的火，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情而生，然而她不如杜丽娘幸运，周萍毕竟不是柳梦梅。繁漪的悲剧就在于身陷周家，她只能选择爱上周萍。他们有同样的爱好，却没有同样勇敢地心。繁漪的爱像一团火，恨也像

一团火，而“恨”本是一种夹杂着“爱”的复杂感情。火一般的周繁漪就是为了爱热烈地燃烧着，灼伤了身边的人、灼伤了自己也不管不顾。她不是疯子，她只是痴，只是为了“爱”而爱得太纯粹。周繁漪——一个如绽放的烟花一般绚烂、又如燃尽的烟花一般孤寂的女子，她忱挚的爱、彻骨的恨、锥心的痛，都化作琵琶声中一曲心灵的挽歌。



图1 苏州评弹剧组在南京大学演出

## 二. “评”：一道尽心中无限事

评弹的一个最显著特色就是，说书人能够在演员与剧中人的角色中自由转换，突破了戏剧演员只能靠表演来表现人物的限制，评弹演员能够站在第三者的叙述视角，洞察人物的微妙的内心活动，还可以表达说书人自己的喜怒哀乐和爱憎态度。

《雷雨》原著中描绘繁漪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她的可爱在她的不可爱处”，曹禺“流着泪水哀悼这可怜的女子”。遗憾的是话剧《雷雨》真正在舞台上演出时，演员往往难以表现出繁漪的“可爱”之处。而弹词《雷雨》却给观众展现出了一个全新的繁漪，一个美丽而动人怜悯的繁漪，这是如何实现的呢？这主要有赖于评弹所特有的“评”的发挥。具体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大量具有评论性质的“表”，从第三者的角度对人物进行了细致的心理刻画。戏剧表演通常在表现人物内心世界时，通常依赖于演员的眼神、动作及对话，虽然也有内心独白，但对于“情景再现”式搬演故事的戏剧来说，不宜安排过多，评弹则因说书人身份的灵活摆脱这种局限，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微妙的心理变化展在观者面前，立体地、多角度地呈现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如《夜雨情探》的情节在原著中只是一段篇幅不长的对话，繁漪也只是在剧本提示中露出“惨白铁青的脸”，观众只能靠繁漪的表情想象她听到周萍与四凤对话时的内心想法。弹词《雷雨》则将这段情节作为一回，作为繁漪心理流动变化的高潮部分，将繁漪的内心世界表现的淋漓尽致。繁漪见周萍敲不开四凤的窗，心怀希望；而后听到周萍承认爱过自己却又否定这份爱，既开心又伤心；听完周萍的话，繁漪一系列复杂而微妙的心理活动。简单的情节下隐藏着内心的巨大波澜，弹词将繁漪涌动着的内心一层层展现在观众的面前，这就为她之后所作出的一系列看似疯狂的举动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也让观众更能体会繁漪内心的痛苦。

其次，弹词《雷雨》利用评弹的“评”，抓住介于演员与角色中间的地带，使人物进行心灵的直接对话。心理的较量与碰撞较之于戏剧仅靠剧中角色外在肢体、语言的交流，能够更为细腻、深刻地表现人物，使观众把我人物内部情感的细微变化。原著中周朴园逼繁漪喝药的情节，只有人物对话和动作提示，在话剧舞台上表现的也并不十分复杂，观众不容易理解为何原本不肯喝药的繁漪为何看到周萍要下跪，便立刻地含着泪喝下药，并“哭着由右边饭厅跑下”。弹词《雷雨》中的“喝药”，将繁漪和周萍内心表白处理为对话，这就使观众明白了周萍的一跪和“母亲”的称呼为什么能让繁漪心如刀绞，她哭着奔到楼上，是因为极度地失望与委屈。

再次，评弹演员从外貌、心理等各方面品评人物，对剧中人的言行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帮助观众深层次地剖析人物，并激发观众更进一步的思考。《雷雨》是戏剧文学经典之作，许多专家学者已经对它做过了深入的研究，繁漪是曹禺灌注了深厚感情的人物形象，对于繁漪形象的分析许多学者都有十分精辟的见解，曹禺在《雷雨·序》中也提到了自己对人物的看法。这些评论很难在话剧舞台上呈现，除了此领域的研究者，一般的读者或观众往往很少注意到这些评论，而且因文学素养水平所限，普通的观众也许未必能精准深刻地理解作品精神和人物形象，弹词《雷雨》借说书人之口将学术研究的成果展现给了观者。《骤雨惊雷》一回有一段很精彩的表：“有人对繁漪评论过这样一句话，繁漪最不可爱的地方，恰恰是她最可爱的地方。讲得通俗点，就是繁漪身上有一个‘敢’字，她敢爱，爱得死去活来；敢拼，拼个你死我活。恐怕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没有几个女子有她的这种拼劲。”这段表不但说出了《雷雨·序》中一句评论繁漪的名言，还对这句评论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说明，为观众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图 2：苏州评弹剧组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左起：徐惠新、吴静、陈琰

### 三. 弹词《雷雨》：雅与俗的融合与互动

苏州评弹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说话”艺术，并在文人墨客云集的吴地孕育、成长起来。评弹长期流传于民间，茶馆酒楼、俚巷街头随处可见弹唱说书的艺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加上灵动又生气的民间文化的滋养，使得评弹成为一种雅俗兼容的曲艺样式。《雷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名作，并不像通俗文学那样广泛流行，话剧在中国亦属于所谓“雅文化”，走进剧场观看戏剧的观众远少于坐在家看电视的人。当今社会，任何文化艺术只要带上“雅”的标签，仿佛就注定曲高和寡，远离大众。弹词是精致的、文雅的，它本身具有与文学经典相一致的高雅文化品位。评弹的“雅”中也蕴含着“俗”，但并非是庸俗、粗俗，而是远离庙堂文化、远离意识形态的具有人情味、富有生活气息的世俗文化，这能够很自然地拉近与受众间的心理距离。用弹词演绎《雷雨》并不会降低原著的品味，反而能增添作品的人文内涵，评弹“说噱弹唱”的表演形式也缓解了《雷雨》浓厚悲剧氛围带给观众的心理压力，使整场演出有张有弛，妙趣横生的笑料穿插其中，但并未削弱悲剧震撼力，充斥着“在悲中乐，在笑时悲”的奇妙体验。

评弹由于自身特点，演出时艺人能够表、白兼备，“起角色”的同时，可以灵活地转换身份，穿插的笑料不必过多地受到剧情的限制，也更容易被观众接受。记得曾经观看杭州越剧院新编的《唐伯虎》，身着戏服的人物口中屡屡出现“刘德华”、“打酱油”，甚至“不要迷恋姐，姐只是个传说”等词句，大多数戏迷都难以接受，看过之后，我只有一个感觉，借用该戏中的一句台词来说便是：“太雷人了。”评弹《雷雨》中描述繁漪的外貌时说“这种风度，这种气质，什么巩俐、章子怡都无法相比”，虽然巩俐、章子怡都是现代的影视明星，但评弹演员说表时本就是说书人的身份，任务就是讲故事给观众听，那么面对现代的观众当然可以用现代的语言、举现代的事例。因此，这类的“噱”显得很自然，也无甚不妥之处。尾声处，观众又放出会心的笑声，却突然听到繁漪凄厉的笑声，丧钟响起，不由得生出一股从头到脚的凄凉感，凝固在脸上的笑容似乎又笼上一层愁云，引人深思，仿佛感受到了比话剧《雷雨》更具震撼性的悲剧的力量。

#### 四. 将“经典”改编为“经典”

文学与艺术自古以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艺术性的文学读来味同爵蜡，缺少文学意蕴的艺术则易流于浅薄庸俗。文学与各类艺术良好的契合、互动能够推动文化的前进，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文学与艺术的结合，各类艺术对文学经典的改编演绎已成为当下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其中不乏精品，也存在着糟粕。弹词《雷雨》演出大获全胜，戏剧《雷雨》是“文学中的经典”，弹词《雷雨》则是“曲艺中的经典”，它的成功为中国戏剧乃至电影、电视剧对文学经典的改编都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第一，改编经典之前，首先用心解读经典，理解原著精神，万不可抓其“形”而舍其“魂”。弹词《雷雨》将原著四幕剧整改为三回，突出了繁漪与周萍的爱恨纠葛，加入两人的恋爱往事，并大胆地删去了与主线联系不甚紧密的情节。《雷雨》本是十分复杂深刻的作品，过去战斗性、反封建性的解读都是从政治角度出发，《雷雨·序》中说“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曹禺多次提到宇宙人生的残酷，透着一股面对宇宙、面对命运的无力感，以及对人性的疑问与思考。弹词《雷雨》通过繁漪与周萍的主线，将人性的深刻挖掘和展现作为中心，虽然情节有所改动，但很好地把握了原著精神。而现在许多经典改编，往往只追求形似，许多观众比较认可的作品其实也并未很好地体现原著精神。越剧《红楼梦》是越剧乃至整个中国戏曲中的名剧。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红楼梦》这部内涵极为丰富的巨著在越剧中仅被体现为宝黛爱情悲剧，人物平面化，薛宝钗、袭人、王熙凤都被简单地塑造为纯粹的反面人物，当然这也是篇幅的限制，但公允地说越剧《红楼梦》的确未能表现出原著的意蕴，受观众的欢迎更大程度上得益

于艺术家精湛的表演和唱腔，这只是艺术层面上的成功，并不因为内容来自文学经典《红楼梦》。

第二，改编的目的是搬演，搬演的对象是观众，改编应考虑观众心理审美对接的问题，做到雅俗共赏是对的，但切不可歪曲、辱没经典，伤害读者和观众的感情。随着教育的普及，现代的观众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追求精神的盛宴。纯为商业娱乐、没品位、没内涵的作品即使接着文学经典的名气吸引了眼球，也必定不会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无法满足当今观众的审美趣味。

第三，改编时应充分发挥所要改编为的这一艺术载体特有的优势，扬长避短，时期与文学经典完美融合。弹词《评弹》很好地发挥了细腻的美学特点，将重点放在细节的挖掘和心理的描绘上，从而更好地表现了人物形象。且利用心理化、艺术化、交流性的“评”的优势，使观众更易接受，传达了纸上作品难以体现的言外之意。中国的戏曲相较于书本上的文学作品，多了音乐和舞蹈元素，在改编经典作品时大可利用这一特点将文学作品演绎得更加精彩。中国的小说往往不重心理描写，戏曲作品在改编这类作品时完全可以利用唱腔淋漓尽致的展现人物内心，语言有了音乐的配合又比小说中的心理描写更具感染力。

第四，好的改编也少不了好演员的配合。各类艺术形式改编经典通常最先经过的都是剧本的改写创作，而剧作家的改编必须通过演员这一中介才能传达给观众，演员的表演直接决定作品能否被观众接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改编是否成功。弹词《雷雨》演出阵容强大，汇集了全国顶级的评弹演员，许多观众起初甚至就是冲着盛小云去观看演出。好的演员能够吸引观众，这就给那些对文学经典并不感兴趣的观众一个接触、了解经典的机会，这对文学经典的普及有着十分积极地意义。



周萍与繁漪

演员：吴伟东、盛小云



浙大观众

厦门大学图书馆